

汾城轶闻

——一个系统工程学家的遭遇

柯云路



77735

I247.5
4/16

汾 城 轶 闻、

——一个系统工程学家的遭遇

柯 云 路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 九 八 七 年 · 北 京

内 容 说 明

作者用类似黑色幽默的奇谲笔调描写了一个有些荒诞的、传奇的故事。一个在监狱中自学而成的系统工程学家顾堃，能奇迹般地救活破产的企业，帮助侦破黄金盗窃案，指导女学生走文学创作之路，被誉为奇人。因为患有癌症，他被汾城市委树为蒋筑英式的英雄，一时成为全市的新闻人物，身价百倍。后由于顾堃帮助侦破的黄金盗窃案，涉及市委书记的外甥，更由于顾堃用系统工程学分析了市委机关，造成了错综复杂的充满悲喜剧的冲突。最后，经查明顾堃并非患癌症，一切都以意想不到的结果戛然而终。

作品文笔犀利，具有丰富的哲理性。一切关心政治哲学、历史哲学、人生哲学、爱情哲学以及心理学、系统工程学并想研究文学写作的读者，都能从中得到深刻教益。

责任编辑：王鸿漠

封面设计：柳 泉

汾 城 轶 闻

FENCHENG YIWEN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内 大 街 1 6 6 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字 数 177,000 开 本 850×1168 毫 米 $\frac{1}{32}$ 印 张 8 $\frac{5}{8}$ 插 页 2

1987 年 5 月 北 京 第 1 版 1987 年 5 月 北 京 第 1 次 印 刷

印 数 00,001—15,000

书 号 10019·4047

定 价 1.75 元



作者小传

柯云路，中国当代具有哲学家、思想家品格的著名年轻作家。一九四六年生于上海，自幼在北京读书，北京一〇一中学六六届高中毕业生。六八年到山西农村插队，七二年到山西榆次市锦纶厂当工人。对哲学、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军事学、心理学、美学、文学等有着广泛的研究和造诣。八〇年开始文学写作，同年以处女作《三千万》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一等奖，八二年加入中国作协，后转为专业作家。主要著作有长篇小说《新星》、《夜与昼》、《孤岛》、《汾城轶闻》、中篇小说《黎明与黄昏》等。

1983/1

目 录

一 一次庄严的市委常委会	3
二 和蔼风趣的长者	11
三 难能可贵的癌症	18
四 一个戴围裙的科学家	22
五 真是个小说人物	32
六 饭桌上的保险系数	43
七 琐碎的生活	55
八 从一张图示开始	68
九 顾瑱的意识流	76
十 时空交叉	89
十一 小小的戏剧场面	105
十二 同时的两个空间	116
十三 一个政治家的思考与行动	130
十四 几条线	148
十五 情节在发展	161
十六 处心积虑	176
十七 也是“处心积虑”	187
十八 云层摩擦生出闪电	202

十九 暴风雨之夜(一)·····	223
二十 暴风雨之夜(二)·····	235
二十一 历史的着眼点·····	247
二十二 人生难料·····	256
不是尾声·····	273

朋友：

这是我新近创作的一部小说及其札记。在小说中，我描写了发生在汾城的一件轶闻；从札记中，则可以看到我整个构思的角度、流程及意念。

用意念这个词，还是用观念、理念，我看都无妨。我虽然喜欢哲学等理论，但在文学写作中，我却习惯了同大家一样随意地使用概念。文学在这方面有它的自由。凭各自的印象使用概念，而不是依严格定义使用概念。文学是概念演绎中的“模糊数学”。

这部作品记叙、描写的事情很简单，完全来自真实。如果有什么非完全真实临摹生活原型的地方，那无非是生活轨迹（这往往是复线轨迹）在我观察的视野中被遮断不全的片断，我根据经验的想象，联上它而已。

想象有两种：创新型的想象和复真型的想象。前者是含有无限浪漫色彩的、把真实生活升华为梦境般离奇的想象——以至产生神话，后者是尽量恢复真实原型，好比考古学家竭力要恢复古碑文上残缺的文字一样。

我这里用的完全是复真型的想象。

所谓复真，即恢复真迹。请谅我说明：这两种想象的区分与定义，都是我的创造。我们这个时代，应该从抽象思维到形象思维——其实思维不止这两种，还有灵感思维、感情思维等——都刷新一下，不仅是思维方式，首先是思维依据的范畴。要敢于创造新的范畴。为了描状新的事物及思想。

八三年夏天，汾城市委的领导同志让我去采访一位

患有痛症的中年知识分子（为什么加加重号，后面你就会知道它的巨大含义），其间发生了许多具有讽刺性、戏剧性的情节。公允而论，它比编下的小说更有力量。

请允许我用“力量”这个概念来表达我对一部作品价值的衡量。小说的力量有哪些要素呢？性格的，形象的，生活画面的，情节的，情感的，音乐的，色调的，结构的，因而也是空间的，线条的，情趣的，审美的，知识的，智慧的，智慧的最高结晶：哲理的。这些全了吗？哲理，自然又有社会哲理、政治哲理、人生哲理、道德哲理、历史哲理。总之，我看是兼而有之的吧。小说的力量是综合的。当然，不同的读者，包括那些比较特殊的读者——评论家，可能各取所需吧。又有什么阅读（不仅是文学阅读）不是“各取所需”的呢？这不是指那种狭义的、贬意的、有意识、有偏见的各取所需，而是象人的消化系统一样，对食物中诸成分，各人总有不同的取舍吧？就是评论家的“各取所需”（对小说），或扬之或贬之，也不是完全自觉的、有心的吧？他也首先是个诚实的欣赏者。肠胃并不一定是由大脑规定好吸收排斥的比例表的。谁有那样自觉的肠胃呢？先爱而后扬，先恶而后贬。爱恶先于扬贬，爱恶是由衷而油然而生的直感。当然，直感性的审美感情，也是沉淀了无数次理性判断、思维形成的。这种“沉积岩”的形成史，一言难以道之，这里就不说了。

言归正传，我于是想把它写成小说。

一 一次庄严的市委常委会

一写出“庄严”一词，我立刻感到它含有的讽刺意味。讽刺的意味儿来自哪儿呢？一想，就明白了：在于概念与事物的矛盾。“庄严”这个词带出了我对这次采访的整个过程所含有的讽刺态度。仔细品味之，是一种冷静的、带点辛辣意味的讽刺。从这里开始，我写这篇小说的调子是否就这样自然而然形成了呢？选择调子，对于确立作者的立足点攸关重要。能否进入自己思想的真格，能否去除矫揉造作，都从调子中决定了。一个人在说话时，难道会用错调子吗？

俯瞰社会、人生；无情、彻底的批判精神与伟大的理解、同情、宽容相结合。

为历史描绘点什么……

故事是从汾城市的市委常委会开始的。

用数学函数来表示故事的发展，那么时间变量 t 的起始点 t_0 则是常委会要开未开的一瞬间。

用宇宙大爆炸来比喻，正是它要爆炸未爆炸的瞬间。当然，如果宇宙在时间上真如某些学派所说是开始的话（开始于宇宙爆炸），那么说“爆炸以前的时间”，则是毫无意义的。

好我们在此不用争论宇宙的有限与无限。

在浩渺宇宙中有一粒尘埃，那就是太阳系。尘埃中还有更小的尘埃，那就是地球。上面有些微不足道的生命，只看见和只关心尘埃中的尘埃上发生的事情。

汾城则是尘埃的尘埃的尘埃了。

我们现在只看见它。视野在时空两方面缩小为亿万分之一的亿万分之一以后（这不是精确的计算），汾城市便成了眼前的一切。

先说说汾城。

它位处黄河流域。这个说法既具体又不具体。具体，是为了保持对读者的真实感；不具体，是为了避免有人对号入座。两个目的相互矛盾，经过权衡、计算（可以说是精确的数学计算），最后选择了这种说法。读者看完小说就会知道，这是作者根据小说中主人公的学说选择的方案。这里绝无廉价的诙谐和讽刺。小说的主人公，也许将成为中国最优秀的科学家。

汾城历史悠久，早在春秋战国就有了它。翻一翻《东周列国志》，兵戈相交，这个地名出现达一二十次。两千年前的城垣现在还能寻到一些残迹，只是没人保护，被人刨砖取土，几近荡然。在使用价值上（盖厨房、填阴沟），它并不比其它年轻的砖土更高。中国古迹可能太多。破旧立新，现在，汾城已发展成一个有三十万人口的小城市。（当然，肯定比韩、赵、魏任何一国的国都人口更多。）南边是几千年来沿袭过来的旧城，狭巷拥挤，杂店小铺，栉比鳞次；小摊小贩，喧嘈脏秽。一条又宽又直的柏油马路，分划南北。北边是新城。市政机关，工厂大楼。烟囱林立，浓烟滚滚，标志出历史的进步。

新城也有了几十年的历史。

最初，它因为位处铁路通道上而发迹。后来，日本占领军又在这儿建了一座棉纺织厂，掠夺廉价的原料和劳动力。市内第一幢楼房、第一条柏油马路、第一个公园，都是解放后的人民政府修建起来的。仅此一点就证明革命之伟大。当时汾城人喜悦地用这首歌谣形容道：

“一条马路一座楼，
一个警察一个猴，
酱油香来醋又酸，
饼子赛过耐火砖。”

街上有一个交警，小公园里有一只猴，全国酱油醋以汾城最好，汾城芝麻饼子则以又香又硬而闻名。现在，当然楼多了，路多了，警察成群了，只有公园还是那一个。还多了唯一的一路公共汽车，每天环行几次。

需要简单说明的环境背景就是这些了。

故事从起点开始：市委常委会。

会议在电话会议厅里召开。这是在市委大会议厅主席台后面的一个宽敞、雅致的一百平米的房间。转圈的沙发，单人的、双人的、多人的。还有茶几，小的，夹在单人沙发间，长条的，黑漆锃亮地横在大沙发前面。宽大的玻璃窗外是绿荫荫的槐树，把光线滤成冷绿阴幽。地上遍铺着绿地毯，自然是不新，记录着会议厅的年龄。会议厅里飘浮着浓烈烟气。

会议内容要从历史眼光讲很平常，可以说是微不足道，但要从一九八三年的中国来讲，有那么一点时代特征。它反映

出一些人在中国舞台上的比重在提高。

会议研究如何开展向蒋筑英学习。

蒋筑英是何人，在国际上，不会有太多的人知道，在中国，一般的百姓也只知道这是广播电视里宣传的英雄模范而已。具体事例，知道的人少，不知道的人多。这是一个不容易被英雄模范打动的年代。至于什么原因，远非一句话能说清楚。但是，知识分子们，特别是四、五十岁的中年知识分子们大多知道蒋筑英。这是一个攻关不止、最后被癌症夺去了生命的中年科技人员。这是他们中的一个成员，他用他的牺牲为他们全体境遇的改善发了一声呼喊，他们是他们命运的悲剧化又英雄化的缩影。（自古以来，悲剧有半数包含着英雄成分，英雄则有全数包含着悲剧因素。）另外，各级领导，特别是各级搞宣传的，也都知道蒋筑英。这是他们宣传的对象。当然，是根据中央指示。

汾城市的市委书记栗植藤是个工作极为严肃认真的人。他的穿着件白府绸短袖衬衫的身体有那么点干瘦。但在主持会议时，却能显出与他的身量远不成比例的气魄。这种气魄并不是因为他讲话时目光中有一丝鹰一样的严厉，而在于他的沉稳得体、一板一眼，处处显示出原则的力量。就连坐在那陷下去的大沙发上，一手扶着茶几，一手夹着烟，皱着眉抽烟的姿势、神态，也颇使人感到“威仪”二字。

“关于如何开展学习蒋筑英，我个人的考虑大概就是这样。同志们看看还有什么意见哪？”他隔着满屋淡淡的烟气，扫视了一下常委们，慢慢地发话问道。最后那个“哪”字略有拖音，拖的分寸恰到好处。不拖，显得没有含威不露的深沉，

拖得太长，则失于做作，不朴素，不自然。

说话的口气是当领导的应该学习的一大学问，如何拖尾音只是这一门学问中的不起眼的一个小节。

“我看就是这些了吧。你谈的我看很全面了，关键就是看怎么落实了！”市委秘书长温凉成转身对着市委书记尊敬地、含着一丝谦逊地、但又是非常愉快地朗声笑着说。

温凉成今年五十岁，虽然头发已经花白，但脸却象是四十岁的人。他那愉快的笑容，很充分、很恰如其分地表明了一种意思，那就是他在栗书记领导下工作的心情舒畅。

果然，就这一句话立刻使栗书记愉快地笑了，他风趣地、亲热地、带着一丝批评数落道：“老是我讲几句就全面了，我哪有那么多全面啊！哈哈哈……”

整个会议厅的气氛顿见轻松，烟气飘动了，形体动作也多了。这种轻松，同栗书记主持会议时始终有的严肃恰成对照，都是栗植藤所需要、所喜欢的。

集中和民主应该兼施。

栗书记的随身秘书小王——王凤岐，看着刚才的场面，心里深为明白温秘书长这个人的聪明和善迎上意。那是个胆小谨慎但又极乖巧的人。市委五任的秘书长了，可谓经久不衰。至于这位栗书记，小王则常常想起一句格言：“仆人眼里无伟人”。栗书记在家里是个非常随便的、说说笑笑的人，而且怕老婆怕得厉害。谁要想找栗书记解决问题，特别是个人问题，小王能提的友好建议就是：最好去家里。一到办公室就严肃七分，一到会议上就严肃十四分。好象他的性格完全是和环境联成一体的。

年轻人先在心里聪明、好玩地笑了笑，扶了扶黑框眼镜，又在脸上恭敬地、杏仁油似的笑了笑，请示道：

“栗书记，您是不是再把最后说的几点明确一下，强调一下，我核对一下。”他拿着笔，摊着笔记本说道。

“没记全吗？”栗植藤分外和蔼地含笑看着小王说道，“嗯，……”他略咳嗽了一声，回忆了片刻，严肃而从容地说道：

“关于如何学习蒋筑英，第一，要各级领导重视。有些干部同志连蒋筑英的事迹都不清楚，怎么行呢？”

他批评地说着这句话时，脑子里却闪了一下：他自己是昨天才把报纸找来，全文看了看的。不过，他对于这一点是绝无愧疚的。他是第一把手，他更重视的是干部的调动任免，各级班子的整顿配备这样一些实质性的事情。什么文明礼貌月啦，宣传向哪个英雄模范学习啦，那只能造个气氛，教育教育青年，不解决根本问题。但是，这些事情只要一上会研究，从对开会本身感兴趣出发，他也是要认真行事的。

“第二，要提高到政策的高度来认识。开展向蒋筑英学习的运动，同时也是我们继续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过程。当前，特别要把我们关心的注意力放到中年知识分子的身上。”

他对一天到晚提知识分子并不感兴趣，不有些过头了吗？但是，就象贯彻其它某些政策一样，他对政策的具体内容可以不感兴趣，却可以对贯彻过程的那些动员、开会、组织、签文的工作和行使权力感兴趣。

“第三，要联系实际，联系我们每个人的思想实际和工作实际。记上了吗？……第四，很重要、很具体的一条是要在我们周围发现和树立象蒋筑英这样的典型……”

“对，您谈谈标准。”小王插话问道，他主要是要补记这一条。

“标准很简单嘛，第一，象蒋筑英一样同是中年知识分子。中年的年龄标准不一定太死啰，我看三十岁到六十岁大体上都可以属于这个范围吧？……第二，象蒋筑英一样为革命刻苦攻关的。当然，这是指他的努力啰，至于程度有差别，贡献有大小，是允许的。是不是？第三，要象蒋筑英一样同疾病做斗争的。蒋筑英能够成为典型，这一条是很重要的嘛！困难考验人嘛，顺顺利利，典型的意义就不存在了！这就是矛盾的特殊性嘛！……总之，我们要在我们市发现十个，嗯，二十个蒋筑英式的英雄模范人物！是这样吧？我们要让他们成批地在汾城市树立起来！……”栗植藤有力地挥了一下凸起着筋络的黑瘦手臂，沉稳中露出激昂慷慨。

他不是为他讲话的内容激动，而是为他讲话本身激动。象他以往任何一次讲话讲到有力时一样。

照惯例，他的话讲到这里，便是结论性的了，无需商议了。他只要仰身笑一笑，略抬抬手，便可散会了。但是，他一眼瞥见坐在对面沙发上的某一位，便心中一沉。他把这两天一直不快的一件事情忘了！

对面严肃沉默而坐的是昨天刚调来的市委副书记郭之楷。肩膀宽厚，身体魁梧，脸黑而长，很有力的筋肉线条向下V形收成尖下巴。栗植藤对他很不感兴趣，甚至充满戒心。这是个厂长出身的人物，据说颇得省委书记的赏识。现在强调搞经济，省里调他来干什么？来顶替自己？年纪不到五十岁，浑身上下热烘烘地散发着一股野心家的劲头——这一点，

栗植藤从第一面握手就感觉出来了。他的手粗大、强悍、有力，充满雄心勃勃的自信。而栗植藤的手则是干瘦的，这一对比，当时就让栗植藤悻恼。你手掌大，肌肉发达，那是天生的，没关系。可你手再大，象铁一样结实，你也可以握得谦虚一些，恭顺一些，拘谨一些啊！那些农民、运动员、铁匠在和他市委书记栗植藤握手时，哪双粗茧大手不显得那样感动、恭顺？握手原本是人们相互间表达关系的最讲究的仪式。你不知道你是个副书记，我是个正书记？不知道你是新来后到，我是长居已久？

不过，做为市委书记，他是绝不失会议主持者风度的。

“之楷啊，”他转头看着这位新来的副书记笑道，“你还有什么意见啊？”

“我？没什么意见——”郭之楷笑了笑，认真说道。他虽然放平了声音，嗓门仍很洪亮。

“没意见，那咱们就……”栗植藤刚想宣布散会。

“——只有一点，”郭之楷继续说着他的话，“就是典型要实实在在选好，对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工作要扎扎实实去做。不要大轰大嗡，不要图形式，这种工作，往往容易追求表面形式。另外，”他看着栗植藤委婉地笑了笑，“也不一定要提树立十个、二十个。这个不要搞数量指标。”

栗植藤略怔了一下，便和藹地随便地笑了，挥了挥手。

“好，就这样。大家下去把各自的工作做好！”

会结束了。

要尽快在汾城市发现蒋筑英式的人物！这是这次常委会最重要、最具体、最实质的一点决定。

蒋筑英式人物的标准是明确的。

二 和蔼风趣的长者

这一章需要迅速推进一下故事的发展。讲故事有如元宵节闹红火时演出的锣鼓秧歌队一样，走一段，站一站，原地表演一阵。走是叙述，表演是描写。

可是，干脆把走的过程跳过去，直接写下一站的表演不行吗？为什么一定要流水连续呢？电影的连续性不也是通过 1/24 秒一个镜头的不连续造成的吗？人们认识世界，从来都是通过不连续的片断达到连续的印象的。

到栗书记家里去吧。展开家庭生活场景。两章的色调要有些对比……

晚上，小王同他的未婚妻张小茜一块儿来到栗书记家，想解决一下张小茜的工作调动问题。

栗书记家是一幢八、九间房间一套的平房，座落在市委机关后面的院子里。现在，这幢房子灯光明亮。灯光溢出窗外，照着房前黑影疏疏的一块花圃、相邻的一块菜地、黑黢黢的葡萄架。

小王走在张小茜前面，很随便地把竹门帘一擦——这是他不自觉地要显示自己能随便出入市委书记家的优越地